

往事如昨

家有老兵

赖玉华

我的亲属中，前后两代人走出四位参军报国的老兵，他们跨越不同年代，怀揣相同的报国初心，传承红色家风。

二姑父十六岁便穿上军装，是个娃娃兵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。鏖战济南时，左腿不幸被炮弹击中，弹片深埋骨肉中无法取出，伴随他走完一生。

二姑父是许世友将军麾下九纵战士。入伍之初，他因机敏勇敢被团长选为警卫员，两年后调入侦察排，不久成为排长。枪林弹雨中，他不畏生死，说起当年的孟良崮大捷，九纵以“猛虎掏心”奇谋，硬生生撕破层层防线。这场山地歼灭战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，一举扭转华东战场局势。

聊起济南战役，二姑父说那战斗场面每每忆起都历历在目，他们经过八昼夜激战攻克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济南城。彼时济南城内城城墙高达十二米，墙厚十米至十二米，城垣内外密布明碉暗堡，三层火力网层层封锁，城外最宽处二三十米、水深近五米的护城河更是天然屏障，还有敌机整日凌空轮番轰炸。1948年9月24日凌晨，二姑父所在九纵几番浴血冲锋，率先攻破城南隅；十三纵趁势攀上城头，大部队顺着突破口涌入城内纵深鏖战，全歼内城守敌，济南城回到人民怀抱。

正是在这场血战里，一块炮弹碎片嵌入二姑父左腿。受限于战时野战医院简陋的医疗条件，弹片终究没能取出，此后每逢阴雨连绵，旧伤便刺痛作痛。战后，他被口头嘉奖、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二姑父辗转多地履职，最后归耕故土，扎根乡村，终老未曾远离生养的土地。

平日里，他极少主动向子女提起硝烟岁月，半生功勋尽数藏于心底。直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，寻访老兵的队伍来到村里，二姑父才揭开了这段尘封往事。那天，他郑重穿上军装，戴上缀着红星的军帽，胸前的纪念章映着他眼角的泪光，将半世纪的戎马岁月，定格成一张令人动容的照片。

二姑父在解放战争年代没有给儿女留下一张军装照，有点儿小遗憾。那次按照民政局要求照了一张军装照，也算给儿女留下些许念想。

再说三姑父，他于1959年光荣入伍，先后担任步枪手、机枪手、部队首长警卫员。军营岁月里，他刻苦训练、履职尽责，先后四次荣立三等功。

三姑父一生也是低调处世，从不主动提及战功，直至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，尘封的退役证书上写有的“三等功四次”才重见天日，让后辈知晓了他默默珍藏的军旅荣光。

在收拾三姑父的遗物时，还发现一张“62年春节留念”的持枪照。照片上，他目光沉静而坚毅，帽徽上的五角星熠熠生辉，无声诉说着那段枕戈待旦的青春，更把他当年手握钢枪、保家卫国的英气定格下来。

两位姑父报效国家的身影，深深影响了年幼的小叔，从军报国的种子在他心中早已生根发芽。

1969年，十八岁的小叔如愿穿上军装，编入通信连，驻守烟台崆峒岛海防。海岛环境艰苦，海上通信事关守岛防务，小叔常年踏浪出海，顶着狂风巨浪铺设海底通信电缆、紧急抢修故障线路，默默助力崆峒岛海防建设，以通信兵的坚守守护一方海疆安宁。

古稀之年的小叔曾说起有一年冬天，极端寒冷，通信电缆一度中断，他们接到上级通知，立马顶着刺骨寒风和漫天大雪，在岛上排查抢修地下电缆。到了大风口地带，寒风吹得人直摇晃，手冻得僵硬，他和战友仍稳稳当当一次次检查故障，逐一排除隐患。

直到现在，小叔的几个手指也经不住寒冷的侵袭，到了冬天手指就咯吱咯吱地疼……

一枚遗留弹片，数张立功奖状，条条深海线缆，串联起一家三位老兵的军旅岁月。他们身处不一样的时代，肩负不一样的任务，但他们始终把保家卫国的情怀放在心间。长辈们舍身奉献的精神，化作珍贵的家风，时时勉励家中的后辈们……

我时常翻看长辈的军装照，当兵的种子也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下根。记得刚入学时，我那么渴望能有一个军绿色的小书包，看着有的同学背着军绿色的书包，羡慕得我眼睛直勾勾盯着，直到同学喊我才回过神。那时我觉得，若是能背上军绿色的书包，我就成了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小战士潘冬子。

后来高中毕业，我想当兵的执念也没改，高考一结束，赶紧查阅参军指标都有哪些，结果被告知高度近视无法参军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遗憾……

对于许多青年而言，参军入伍是最炽热的梦想。大姑家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后，在20世纪80年代末如愿穿上橄榄绿，在花都广州武警部队服役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，算是了却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愿……

乡村记忆

半门子

李启胜

半门子是老家堂屋外那道齐腰矮门，南方人叫腰门。半门子的材质，在北方多是木头，南方多是竹篾。

老家的半门子大多做工精巧，上面雕刻不同花纹，就连半门子把手都刻成宝葫芦形、石榴形，寓意福禄平安与多子多福。

半门子的用途主要是挡鸡、挡狗等家禽家畜。白天通风，冬天挡风寒。

以前在农村，家家户户养鸡养狗，正门一开，鸡鸭猪狗都容易钻进堂屋，有了这半门子关着，它们都被挡在了外面。

半门子冬天挡风寒，夏天防蚊虫。北方冬天风硬，半门子挡住了冷风灌进堂屋。夏天，有些人家会在半门上半截钉纱网或者草帘儿，既通风又防蚊蝇。这半门子还有很多用处，平时不必关大门。有人来敲门，从大门上就可望见是生人还是熟人。是生人可以隔着半门子问清事由，是熟人隔着半门子先打招呼，然后热情开门相邀。

记得20世纪60年代，母亲在家里散养了好多芦花鸡。芦花鸡幼崽的时候，母亲怕在院里遭天空老鹰、墙头上黄鼠狼还有躲在墙洞老鼠等的伤害，把芦花鸡在屋里散养着。一到吃饭的时候，小鸡仔们会围着饭桌叽叽地叫着，捡拾我们掉落的饭菜渣。

慢慢地芦花鸡长大，吃饭的时候，饭刚端上桌来，还没等人来吃，芦花鸡就着急用嘴去叨饭菜。母亲便会抓一把玉米粒，如唤孩子一般把芦花鸡哄到屋外，关上半门子。等芦花鸡反应过来，早已被挡在了半门子外面，咕咕围着半门子叫唤不停。

俗语讲得好，艺高人胆大。有一只会飞的芦花鸡，它胆子也大，只要一关上半门子，就知道屋里有好吃的。它会展开翅膀飞进屋里，然后会被我捉到，把它扔出门外，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常常一顿饭得捉它好几回。有时喜欢它那机灵劲儿，会把饭菜匀给它一口，这只芦花鸡会咕咕叫唤着边吃边向我示好。我给这只芦花鸡起了个“大胆”的名字，大胆后来还通人性，见我吃饭不让它进屋，它就飞起来落在半门子上面，也不进屋，伸着头瞧着我们吃饭。

老话讲，大门叫门，小门叫户，半门子，说到底就是一户人家最软的那道户。如今，农村新建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都是铝合金门，半门子在农村慢慢少见了，但老辈人提起它，多半都念叨那时候日子虽苦，可屋里亮堂，院里踏实。

烟台故事

26座无名烈士墓

于建章

在牟平区观水河畔东山庙顶的观水革命烈士陵园内，静静安放着一座座烈士墓。岁月流转，烈士的姓名已然湮没，但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英雄故事，始终深深镌刻在观水百姓的心底。

观水镇六甲村四面环山，地势隐蔽，一条蜿蜒小路是村庄对外唯一通道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让这里成为战时理想的后方基地。1943年春天，胶东军区民兵兵工厂秘密迁驻六甲村。名为民兵兵工厂，但厂里80多名干部职工全部是八路军军工战士，没有普通群众。工厂主要生产步枪、地雷、手榴弹，源源不断供给胶东各地民兵武装，所以叫“民兵兵工厂”。

彼时生产条件极其艰苦，设备简陋落后。翻砂车间最初依靠人工拉风匣作业，后续才换上鼓风机；枪筒是依靠人工将钢材卷在圆棍上锻打成型；弹药也全靠手工炼制。尽管条件恶劣，全厂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战士们斗志昂扬。一批批武器弹药从深山村落秘密外运，输送到胶东各个根据地，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

1946年5月18日，军工战士们正有条不紊地加紧生产。上午11时许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骤然炸开，气浪掀飞房顶，滚滚黑烟直冲云霄。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此起彼伏，烈火瞬间吞噬村落，六甲村大半房屋顷刻间化为废墟。

火场之中，残存的地雷、手榴弹随时有引爆风险，三座弹药库险情严重，惊魂未定的村民立即与八路军战士一起投入抢险救援。危急时刻，八路军战士与村里青壮年不顾个人安危，一次次冲入险境，抢运出两万多斤弹药，消除了重大隐患。老人、妇女、孩子含泪穿梭火场，抢救伤员、捡拾物资。大家从残垣断壁里扒出遇难战友遗体，不少战士已经难以辨认身份，现场悲声四起。

经清点核实，这场爆炸有26名军工战士壮烈牺牲，其中半数以上为女战士，遇难人员全部为兵工厂工作人员，无普通百姓。事后查明事故起因：七名女工在组装手榴弹引信时，受限于手工操作、原材料燃点低，摩擦引发爆炸，七名女工当场牺牲，继而诱发连锁爆炸，酿成悲壮的事故。

惨案发生后，胶东军区高度重视，在六甲村为26位烈士隆重召开追悼大会。烈士最初安葬于村西，每一座墓前都立有木牌，清晰镌刻着烈士姓名。当地政府全力帮扶受灾村民，赶在入冬前把损毁房屋修缮重建完毕；周边各村群众自发送来粮食、衣物，守望相助，患难与共。事件过后，民兵兵工厂于当年搬迁至西面的栾家店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地方政府将26位烈士的遗骨从六甲村迁葬至观水革命烈士陵园。历经近四十年风雨侵蚀，原先记载姓名的木质墓碑已腐朽损毁，现在陵园内静静伫立的一座座洁白石碑，简要记述了当年的往事。

每一年清明时节，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学校师生、普通群众都会到陵园祭扫，缅怀这26位无名军工英烈。他们舍身报国的精神，从未被这片土地遗忘。

参考资料：《牟平英雄儿女传》